

黄绣球

566
02

HUANGXIQUIU

〔清〕颐琐著 曹玉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清〕顾瑛著 曹玉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唐詩集

内 容 提 要

《黄绣球》是一部产生于清代末年的章回小说。它主要描写女主人公黄绣球一生的坎坷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末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当时社会上新旧势力斗争的形势，并猛烈抨击阻止社会向前发展的保守势力的顽固和腐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革。

黄 绣 球

〔清〕 颐琐著

曹 玉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郑州市金水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 印张 174 千字

1987年5月第 1 版 1987年 5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10219·126 定价1.45元

目 录

上卷

- 第 一 回 论房屋寓民族主义
叙天伦动巾幗感情…………… (1)
- 第 二 回 譬触电激发思想
因看会疑扰病魔…………… (9)
- 第 三 回 梦中授读英雄传
天外飞来縲绁灾…………… (17)
- 第 四 回 借风使篷图得幸福
随案了事买到便宜…………… (27)
- 第 五 回 黄通理初访张先生
官媒婆说起祸根子…………… (36)
- 第 六 回 议捐款张先生转圜
考决科黄通理应课…………… (45)
- 第 七 回 阐讲义乘凉吃西瓜
办学堂抗言怀北美…………… (54)
- 第 八 回 黄绣球遇弟拜姊妹
张先生扶病送文书…………… (63)

- 第九回 申见解夫妇看文章
定主意慷慨发议论……………(72)
- 第十回 演说怪象抉尽弊端
感触亲情陈其原委……………(82)
- 第十一回 两番行期真情始露
一个阵势奸计又来……………(90)
- 第十二回 张先生无端犯奸案
黄绣球忽然信尼姑……………(98)
- 第十三回 论鬼神善破迷信
拜观音假托荒唐……………(106)
- 第十四回 曲曲折折做成一件事
光光荡荡收了两个人……………(115)
- 第十五回 造假信不害真事业
出新法教作女先儿……………(124)

下卷

- 第十六回 敲锣王老娘说书
拟匾额黄通理劝学……………(135)
- 第十七回 景福堂内四人聚谈
陈乡绅家二次做寿……………(144)
- 第十八回 因女医竟联同志
开庆祝待赏中秋……………(153)
- 第十九回 预备报名议定规则
连番看病引出奇谈……………(163)

第二十回	买棺材钱庄上打架 守灵柩孝堂里寻人·····	(171)
第二十一回	陈膏芝居丧闹贼 黄绣球开会谈心·····	(180)
第二十二回	平等平权讲正经理路 五千五万打如意算盘·····	(190)
第二十三回	开学吃酒王老娘首座 丁忧谋差陈膏芝心慌·····	(199)
第二十四回	黄绣球劝导学生 李太史进谈公事·····	(209)
第二十五回	添学校改拆祠堂 为爱女托荐师傅·····	(219)
第二十六回	好官得力内外打通 秀才谈心情形可笑·····	(228)
第二十七回	施老爷实心为地方 张先生暂愿开风气·····	(237)
第二十八回	自由村拖出猪大肠 文曲星翻成新局面·····	(246)
第二十九回	黄祸出场大为闯祸 委员查案还算能员·····	(255)
第三十回	伸民权公议独立 归梦境暂束全书·····	(265)
校点后记·····		(273)

上卷

第一回 论房屋寓民族主义 叙天伦动巾幗感情

话说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有一处地方，叫作自由村。那村中聚族而居，人口比别的村庄多上几倍，却推姓黄的族分最大。村前村后，分枝布叶，大都是黄氏子孙。合村之中，物产丰盈，田地广阔。所出的人，不论男女，也都文文秀秀，因此享惯现成的福，极怕多事，一向与外村人不通往来。外村人羡慕他村上富饶，妒忌他村上安逸，晓得他一村人的脾气，就渐渐想出法子来联络，又渐渐拿起手段来欺侮，弄得自由村全无一点自由乐趣。这且不在话下，单表他村上有一人名叫黄通理，此人约莫三十几岁，很出过几趟门，随处考察，觉得自家村上各种风物，无一不比外面强，却无一能及外面光彩。想来想去，不懂什么原故。要讲读书人少，眼见秀才、举人比村上的狗子还多；要讲作官人少，眼见红顶子、蓝顶子用巴斗箩担，也就量不清、挑不完；要讲种田经商的人少，眼见佃户完粮，却为皇家一宗大大出息，生意买卖，差不多都是累万盈千。怎么问起来，总说是十室九空，只剩得一个外面子好看。乡绅不顾百姓，百姓抱怨乡绅，乡

绅百姓又全与商家隔膜。读书先生除了想进学中举之外，一无念头，连自家门里的事都糊糊涂涂；甚至各种人的坏处，读书人无不兼而有之。真真应着俗语所说，关于天数。但是天数何尝就能弄到如此？总要出些人力斡旋，才可挽回造化。

黄通理正在自猜自解，忽然他妻子出来说道：“后边一带房屋，今年被风雨吹打，象要倾倒，官人要赶紧雇个匠人修理修理。”黄通理听见此话，猛然用手掌在案上一拍，仰面向天大声叹息，喊道：“是了！是了！”他妻子摸不着头脑，说：“官人，这房子修不修在你，我不过讲一声，何必这般动怒。看来雇个匠人也花费有限，值得如此发急！我想房子是世代要住的，总得图个结实坚固；倘然后边一倒，保不住牵连正房也要摇动。就说正房无碍，到底塌了一边，把一座整整齐齐的屋子变了破坏，成个什么样儿？”黄通理听到此处，益发凝思出神，说道：“哦！哦！变了破坏就不成样儿了！我想要成个样儿，索性一齐破坏了他，不是修饰修饰可以保得长住的。”

原来黄通理因为他心中的事，忽然触着了修理房屋的话，大有所悟，不觉心口自商，借题发泄。他妻子不明就里，只当他不肯，同他呕气，便说：“房屋应修的，自然要修，犯不着说些气话，嫌我多事，不耐烦似的，是何苦呢？”通理扑嗤一笑说：“你去罢，你的话不对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同你也说不上。”他妻子搭讪着走了开来。黄通理又自言自语叽哩咕噜了好半会儿，才出至门外，将他那后边屋子仔

细一瞧，又将他正房四面一看，负手而行，踱了几十百步，走进一家茶坊，泡了碗茶，兀是纳闷。

看官估量着他闷的是打房屋主意，或者是无钱修理了，做书的却不曾问得，只知黄通理当下坐在茶坊，所见吃茶的大半是族中长幼，各人言谈嘻嘻哈哈，全无一桩正事。问起农务，都说是要看年岁；问起生意，都说是不敷开销；问起男孩子们，说是还不曾上学；问起女孩子们，说是还不曾裹脚。七嘴八舌，听了半天，有的约了去吃酒，有的约了去吃乌烟，就陆续散完，日已沉西。

黄通理想道：我们这村上的人，一个个如此模样，难怪风土人情如此颓败。算来这村上大半姓黄，虽说是年深日远，疏散无稽，毕竟田地都是姓黄的开辟，子孙都是姓黄的遗传。数千年繁衍至今，好容易成了这个村子。不讲替我那创造的始祖争些外面的好处，也须同心协力，做点气派出来。如今竟象我家房屋要倒的光景，岂不可惜！一个村子，分开来有几千百所房屋，合拢来却与一所房屋似的。正似我妻子所说的话，倒了一边，保不住要牵连摇动。房屋倒了，还要牵连，岂不是村上的风俗坏了一件，也牵连十件百件？人情坏了一个，也牵连十个百个？一而十，十而百，那就一齐败坏，不可收拾，实在可怕可恨。但是我一人所见如此，我们村上明白事理的，总该还寻得出几位，待我回家拣个日子，办两席水酒，请些人来商议商议。就拿我房屋倾欹，急须拆造的事，借为演说，想必有一二动听。

一日，黄通理果然叫他妻子办了两席家常便饭，免不得

肥鱼大肉，十分丰盛。请了些同族等辈，大家一到，心里猜着，既不是有什么喜庆的事，必定他家又奉到官谕，要写什么捐，议什么社仓积谷；再不然，办警察、办团练这些事情，要大家商议。内中一人说：“这都不象，我家通理先生向来不管这些闲事。听见外头讲，今年村子上瘟疫很重，有几个人出头，要建斋打醮，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莫非通理先生为了这个要同我们商量？至于那地方官府的事，莫说通理不管，我们也大家不情愿，这无非把我们村上的钱，白白送与官府赚上腰包，我们还不如去养猫喂狗，倒有点用处呢！”说话之间，通理走了出来，先叙些浮文，都说：“今日有何事见谕？这般费心，却都来叨扰。”通理道：“自家人说那几句话。连日只因舍下房屋，今年被风吹雨打，有两间象要坍塌，心中烦闷，偶然想着诸位，邀过来谈谈。诸位赏光，菜是没有，这酒是可多喝几杯，我还有别话奉商呢！”

当下各人坐定，有一位姓黄名禄的开口先说：“府上房子是多年老宅，如今若要修葺，却不宜轻举妄动。须得请个看阳宅的先生，拣个好日子，或是应该抽梁换柱，或是应该添瓦砌墙，倒也不轻容易。若还可以将就得过，不如雇两个瓦木匠，先用木架子支他几年，再用石灰砖瓦粉刷点、填补点，料也不妨。”又有一位姓黄名树的接口道：“我认识个瓦木作头，手艺很好，包工也很便宜，你老若是这么办法，我明日就荐他到府上来，叫他收拾收拾。”这两位的话，入了黄通理的耳朵，好不中听。心下原想借着房子同他们说些整顿村俗的道理，他们先唠唠不休，反觉无从插口。转念听

他们的言论口气，也都是一派依赖性质，未必能干得甚事，且待我就他们的话打动一下，看是如何？便站起来，斟过一回酒，敬上一回菜，笑嬉嬉的说道：“我这房子年代太久，内中木料都已霉烂，若就外面支起一根木头，墙上加刷一层石灰，自然还可将就几年。但是我看这村上住的人家，大小，他那房子，有的已经支了木头，有的已经刷过石灰，又有的早经风水先生看了，只觉得总是东倒西歪，外面光华，内里枯朽。假如一年一年的，你家将就些，我家也将就些，只怕到后来一齐倒个干净。请风水都请不着，雇木匠却雇不来，岂不要大家露宿在地上吗？”几句话说得合席好笑。就有人说：“通理先生，你这话呆了！从来只有水火之灾，遭个大劫，或者房屋一齐受累，那有好端端，便旧点破点，会一齐坍了的？这就过于多虑，虑得又不在理了！”黄通理道：“怎么不在理？不过我虑的是世界上的公理。须知那水火之灾，一半虽是人事不谨，还有一半天意在內。这大家住的房子，你连我的墙，我靠你的壁，你家将就支砌支砌，我家也将就支砌支砌，眼见得我们村上都是祖传的老宅子，也经过几番水火，加上年年的雨雪风霜，难道就这么支得过去？万一我家的倒了，连累你家；你家的倒了，连累他家。接二连三，岂不要倒个干净？”说至此，大家放下杯箸说：“这般道来，莫非想把一村房子都拆了重造吗？看你酒也喝得不多，全是说些醉话！正正经经，你那房子若是修、若是拆，我们总得来帮忙；不修不拆，也不必烦闷。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得了一天算一天。俗话说得好：‘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我们守着祖宗的遗产，过了一生，后来儿孙，自有儿孙之福。我们年纪已渐渐老了，讲不得德润身，还讲什么富润屋呢？”黄通理本来话犹未完，至此又被一番抢白，好气好笑。心知这一班人都会意不到我的宗旨，半晌沉思无语。只索叫妻子搬过饭来，让他们吃了好走。只白白斯混了一天功夫，听了些无味语言，看了些可憎面目。都怪自己没有眼识，当他们是明白事理的，不道也同茶坊里一班人物一样，这可就无法可想。于是胡乱的就让了饭，送了诸人出外。

他妻子见他十分懊闷，又方才他席上的话，也约略听见几句，猜着他嘴里讲的屋子，心里头的意思却不是为屋子发作。前日同他讲修理房子的时候，他说他的意思同我说不上，如今同人家也说不上，究竟葫芦里卖的甚药，倒要去问个明白。一面收叠碗盏，打扫厨房，把开水泡上一壶茶，走入里面房屋。黄通理却已蒙被睡了，到晚来饭都未吃。他妻子怕他是醉了，也就不去惊扰。这晚一夕无话。

次日早起，黄通理坐在书房，他妻子已梳洗完毕，搬了早饭过来，唤同他两个儿子一起来吃。大的儿子七岁，小的儿子五岁多，大儿子生得乖角文弱，小儿子生得英锐刚强。平常带着两个识识字，讲些蒙学教科书，也都有些领会。这日见他两个同吃早饭，问道：“譬如这碗饭，弄了好些污秽在上面，便怎样法子？”大的说：“用水漂洗漂洗，也就可吃了。”小的说：“不然，这一碗饭有限，倘或那污秽洗不清楚，就要吃坏人，不如倾泼了另换一碗。”又问：“譬如一棵花种在地上，花上爬了些蚂蚁，这便怎样？”

难道就把花掐了不成？”那大的说：“这与花何害？只要将蚂蚁除去便是。”小的又说：“不然，好好的一朵花，固然不能掐去，但是蚂蚁除了又有，就算这支花上除去，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除之不尽，劳而无功，不如寻着蚂蚁的窠，或是掘了他的根，或是把种的花移种在好地上去，叫蚂蚁无从再爬，然后我们的花才能开得枝枝茂盛，年年发荣。”黄通理听他小儿子的话，十分中意。不想这小小孩子，倒有这般见识，就趁势问他：“你娘说，我家后边房屋要倾倒下来，这是要修理呢，还是要拆掉了他？”两个儿子尚未回答，他妻子说：“我正要问你，连日你为着房子的事，同发痴一般，昨日又与人家发了多少议论，到底在这房子上另有个什么用意？”黄通理道：“不要忙，且听小孩子们讲讲。”他那小儿子就说：“这个要看房子的大势，我就知道了。”他妻子说：“五岁的小孩子晓得什么？你也去问他！”黄通理道：“不要看轻了五岁孩子，他这要看大势的一句话，就很有道理。对你讲了吧，我实为我们村上的风俗人情，败坏到不成样子，名为自由村，自己村上的人全不知振作，反被外村人挟制，受外村人糟蹋。想要恢复我这自由两字的权限，组织我自由两字的光彩，所以在这房子的事上有多少寓意。”他妻子不等说完，便道：“原来如此！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黄通理一跃而起说：“怎么没有？”他妻子说：“有就好了。”急忙收拾碗箸，撇着两个儿子，大踏步出至厨房，回到卧室，扑通将房门一关。他那七岁的大儿子随了出来，看他母亲关起房门，只

道是与他父亲斗气，在房门外喊起来，毕竟他两口子不曾斗嘴，那里有什么气斗？却是房门关得蹊跷，做书的人也不觉替他小孩子着急，待我慢慢的弄个明白，下回交代，看官不要一同着急罢了。

第二回

譬触电激发思想 因看会疑扰病魔

上回说到黄通理的妻子进至卧室，凭空将房门关起，他那大儿子在房外喊起来，那时自有个所以然之故，如今先要略叙黄通理妻子的出身事情。两头话不能并作一头说，只好把那所以然之故暂搁不提。

却说这黄通理妻子，他娘家也是世代书香，从小儿就歿了父母，是他一个房分婢娘带了过去抚养，乳名叫作秀秋。后来做黄家的养媳，因为未曾圆房，当他是女儿看待，家下人都称他为黄小姐。至今谈的人，就反把他娘家的姓一时忘了，这也无关紧要。可怜这黄小姐从小歿了父母，到他那婢娘身边，才两三岁。婢娘既不是嫡亲的，性情又不甚厚道，平时待这黄小姐，饥一顿，饱一顿，勉勉强强过了四岁，就当作丫鬟使用。到六七岁上，把一切粗重的事都逼着他做。夏天任他睡在蚊子堆里，冬天大冷天，也只给他一件破棉袄，冻得渐渐的抖。拖了鼻涕出来，还要打要骂。一年到头，疾病痛痒，更是毫不相关。却有一件，天天那双脚是要亲手替他裹的，裹起来使着手劲，不顾死活，弄得血肉淋漓，哭声震地，无一天不为裹脚打个半死。有时他房分叔子听不过，

说：“你也耐性，慢慢的与他收束，若是收束不紧，也就随便些。一定弄到哭喊连天，同杀猪一般，给左邻右舍听见，还是凌虐他，是何苦呢！”他婶娘道：“这女孩子们的事，用不着你男子汉管。原为他是没娘的孩子，将来走到人面前，一双蒲鞋头的大脚，怎样见人？偏生他这撒娇撒泼的脾气，一点儿疼都受不住，手还不曾碰到他的脚，他先眼泪簌簌地下来，支开嘴就哭，叫人可恨，恨他不是我养的，要是我养的女儿，依我性子，早就打死了。不然，也要捶断他的脚跟，撕掉他几个脚趾头。若是左邻右舍说我凌虐他，请问那个邻居家的堂客们不是小脚？脚不是裹小的，谁又是天生成的呢？如今我不替他裹也使得，日后说起婆婆家来，却要说我婶娘，既然抚养了他，不讲什么描龙刺凤的事，不去教导他，也还罢了，怎么连这双脚都不问信？如此传出去，不但我受了冤枉，只怕人家打听打听，无人肯要，倒耽误了这孩子的终身，对不住他那死去的爹娘。再说，大脚嫁不出去，你就养他一世不成？看你有饭还怕吃不完呢！”絮絮叨叨，一面说，一面更紧咬牙关死命的裹。黄小姐那时虽然年纪小，听了她婶娘这一番话，晓得他的利害，也就死命熬住了疼，把眼泪往肚里滴。以后一天一天的都是如此。

那年，他婶娘的儿子开蒙，在村上一个村馆里上学，就叫黄小姐每日挟了书包送他进馆。上午送中饭，下午领回来，一日三趟，都是黄小姐奔跑。他那儿子顽劣异常，若是这三趟之中在路上跌了，或是有什么惊吓，这就是黄小姐晦气，总说是骗侮了他，作弄了他。不是臭骂，便是毒打。试想黄

小姐一双半烂不断的小脚，年纪又同他婢娘的儿子差不多，怎样追随得上，照应得来？常常就暗中饮泣说：“我与他是家人，不过他有父母，我无父母。我既做了他的女跟班，还要吃多少冤枉苦，真真女孩子不是人！可惜我是女孩子，如果是男孩子，虽然也同今日一般的苦命，定规趁着去学堂的时候，背地里要问问先生，多识几个字，等到大来，也好自寻饭吃。别的不讲，先不先这双脚，那怕生个疔，害个疮，也不会这般的痛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又是年把功夫，黄小姐已经九岁望十岁了，在那婢娘手下受的折磨，吃的苦恼，也言之不尽。十岁上发了一身痧子，又出了天花。这两桩病都是小孩子要紧的事，随便什么贫苦人家，他女儿遇了这个当口，总得要调护着些。那天花又是险症，没有不清个小儿科，吃副把药，避几天风，还要忌生人往来。落在富贵之家，更不消说，当那天花将发未发之前，就连那吃的发物，如雄鸡、鲫鱼、蘑菇之类，也要花上多少钱。那时黄小姐不讲这个，简直比贫苦人的女儿还不如，她婢娘就不曾问过信。也是黄小姐的天命，日后要从那黄家做出些烈烈轰轰的事，于这自由村上大有关系，所以她这两桩病，轻轻发过了，连自己都不知不觉。这是后话慢表。

自从这年之后，他婢娘却已亡故，就有黄通理家领了去做养媳妇儿。那时黄通理也是寻常的一个小孩子，并无姊妹弟兄。过了几年，圆了房，一直跟着黄通理，也不过会些寻常操作，安安稳稳的做个妇道人家。平时只听得人说什么三